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青海 地方旧志五种

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
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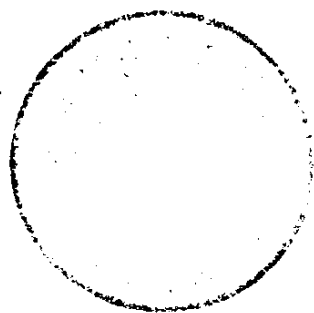
青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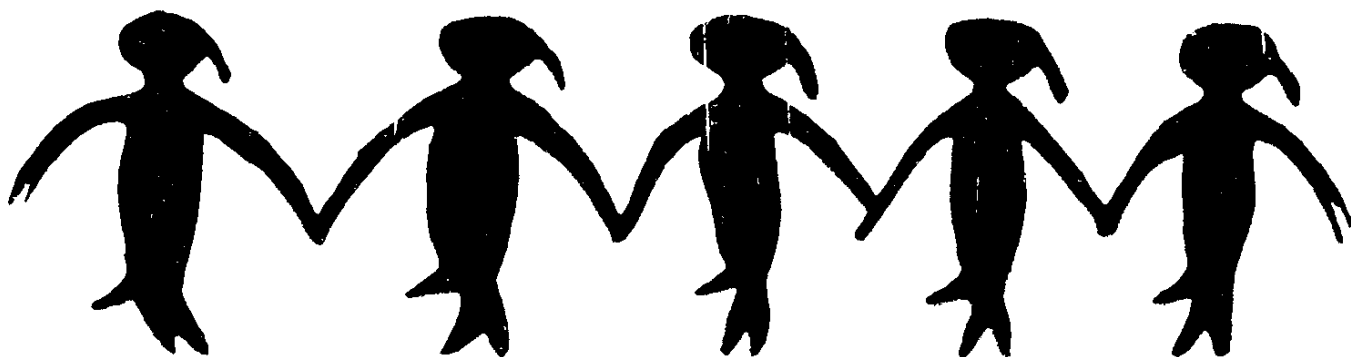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青海地方旧志五种

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
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



12511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9·西宁

责任编辑 李 清

封面设计 鲁 梁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青海地方旧志五种

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

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26.5 插页: 2 字数: 600,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460

ISBN7-225-00194-9/K·21 定价: 8.15元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出版说明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整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精神，由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办公室规划整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互相交往中，创造并保留了大量的精神财富，它包括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天文、历算、地理、军事、医药、美术、生产技术等。这些精神财富有的用文字记载了下来，有的则以口头方式在民间流传。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从未系统地整理过。加之“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和“左”的思想干扰，损失严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达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从而把整理古籍，包括少数民族古籍列入了国家议事日程。为了贯彻落实党和政府上述指示精神，抢救青海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使广大人

民了解和研究青海，更好地为青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们采取边搜集、边整理、边出版的方式，有计划地把青海各少数民族古籍，以《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的形式，陆续奉献给读者。

少数民族古籍时代的跨度比较大，为了使多数人能够看懂，我们在不影响原貌的前提下，对这类古籍一般都作了标点、分段、注释、繁体字改简化字、翻译（少数民族文字译为汉文）等整理工作，对明显的错误进行了校正和说明。本丛书一律采用横排，以辑录、汇编或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由于作者受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反映到书的内容上难免精华和糟粕并存。这就要求广大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以出版青海省各少数民族古籍为主，同时也承担一些根据青海省同兄弟省、市、区协作规划所应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古籍。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刚刚起步，在青海历史上属开创性的工作。由于我们的经验和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室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前 言

《青海地方旧志五种》整理本，是青海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七五”规划所定的整理出版项目。五种旧志是《青唐录》、《碾伯所志》、《丹噶尔厅志》、《大通县志》和《贵德县志稿》。

这五种旧志对有关该地区的各民族的历史沿革、分布状况、民族关系、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是认识和研究青海、青海民族的过去的重要历史资料。由于各志的编纂者的时代的局限性，各书对少数民族及其反抗斗争多有程度不同的诬蔑之词和歪曲的反映；有的多处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迷信观念；有的收录的一些资料经过辗转传抄，也有不少错误。为了保持各书的原貌，在整理中都没有删改，只在注释中加以指出。

《青唐录》由马忠同志整理，《碾伯所志》由景朝德同志整理，《丹噶尔厅志》由湟源县志办公室何平顺、周家庆、陈国璧同志整理，《大通县志》由大通县古籍办公室季学银、任国安、汤伯铭、阿怀俊同志整理，《贵德县志稿》由青海民族学院宋挺生、陈柏萍同志整理。郭璟、孙滔同志对全书进行

了通纂、补注和审定。

由于我们对整理民族古籍缺乏经验，加之水平有限，书中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办公室

1987年10月7日

目 录

关于《青唐录》的整理·····	马 忠 (3)
《青唐录》·····	李 远 (9)
《青唐录》·····	汪 藻 (20)
关于《碾伯所志》的整理·····	景朝德 (85)
《碾伯所志》·····	李天祥 (91)
关于《丹噶尔厅志》的整理·····	湟源县志办 (125)
《丹噶尔厅志》与杨治平·····	湟源县志办 (127)
《丹噶尔厅志》·····	杨治平 (137)
丹噶尔厅新志跋·····	靳学书 (403)
《大通县志》标注本前言·····	大通县古籍办 (409)
标注说明·····	大通县古籍办 (410)
序言·····	雍有忠 鲁尚福 马新民 (411)
《大通县志》·····	刘运新 陈之风 廖傒苏 牛培炯 (415)
《贵德县志稿》标注本序·····	宋挺生 (675)
《贵德县志稿》·····	姚 钧 (681)

青 唐 录

关于《青唐录》的整理

宋代笔记史料《青唐录》有两种，分别为李远、汪藻所著。《宋史·艺文志》将二书列入史部传记类，注明李远《青唐录》一卷，汪藻《青唐录》三卷。

李远，《宋史》无传。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七载：“《青唐录》一卷，右班殿直李远撰。元符中，取邈川、青唐，已而皆弃之。远，绍圣武举人，官镇洮，奉檄军前，记其经历见闻之实，粲然可观。”由此可知，李远是宋哲宗时候的人，并参加过北宋取邈川、青唐的战争。所著《青唐录》一卷，是一部北宋军队攻取邈川、青唐的真实记录。

汪藻，据《宋史·汪藻传》记载，是宋代饶州德兴（今江西）人，字彦章。宋徽宗崇宁年间中进士第，任著作佐郎。高宗时，累官翰林学士、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其后历任左中大夫、显谟阁学士，知徽州，徙宣州，以被夺职居永州，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卒。汪藻博极群书，老不释卷，一生多著述，除所著《青唐录》三卷外，还有《徽宗实录》、《龙溪集》、《浮溪集》和《裔夷谋夏录》等。

关于李远《青唐录》和汪藻《青唐录》的关系，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认为：“李远自有《青唐录》，汪藻删修，遂没愍、远姓名”〔1〕。参较二书，我们推论，李远《青唐录》成书在前，汪藻《青唐录》成书在后。从内容看，两种《青唐

录》主要反映了北宋对青唐的战争。据有关史料记载，北宋对青唐的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元符年间由王瞻领导的对青唐战争；第二阶段是崇宁年间由王厚领导的对青唐战争。从李远《青唐录》来看，李远亲自参加了元符年间的战争，并记其经历见闻而成《青唐录》一卷，对崇宁年间的战争没有只字反映，说明李远《青唐录》仅是第一阶段战争的记录。从汪藻《青唐录》来看，对两次战争详加记载。而汪藻没有参加过北宋对青唐的任何一次战争，但他参加过编纂宋徽宗日历、实录等重要工作，并奉诏收集访寻过各种“故家文书”〔2〕。因此他对这一时期的文献是熟悉的。利用修史之便，他对李远《青唐录》加以删修，以致李远《青唐录》中丝毫不见北宋攻取青唐、邈川的战争痕迹，仅成为“此青唐、邈川疆土、风俗之可纪者也”〔3〕。为此李焘有“遂没慙、远姓名”的评议。对崇宁年间的战争，李远《青唐录》没有记载，而汪藻利用当时史料增补之，遂撰成汪藻《青唐录》〔4〕。

两种《青唐录》主要记载的是北宋和唃廝囉建立的青唐政权之间的关系，或战争，或朝贡，或赐封等，但也记载了青唐政权与西夏、回鹘、契丹之间或战争，或联姻等关系，记载了青唐政权的疆域、政治、经济、文化及唃廝囉家族成员的各种活动等，对研究宋代西北民族历史极有价值。

然而，两种《青唐录》的原本都已失佚，我们只能从陶宗仪《说郛》（涵芬楼影印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亦名《皇宋通鉴纪事本末》）或秦缙业《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见到两种《青唐录》的一些断简残牍。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便，在广泛收集现有最新研究成果〔5〕的基础上，尽可能多

地利用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对《青唐录》进行了辑录、标点、校正、注释等整理工作。

现存李远《青唐录》见于元陶宗仪《说郛》（涵芬楼影印本）卷三十五中，全文著录共960字，文尾尚有元藏书家陆友仁的小记。在辑录汪藻《青唐录》时，发现了一些新史料〔6〕，由此可以断定，《说郛》本《青唐录》是一删修本，或是节选本。理由之一，汪藻删修了李远《青唐录》，当他的《青唐录》撰成后，李远的《青唐录》便成了一个残本。理由之二，《说郛》本的缺点造成了李远《青唐录》的不完整。元陶宗仪编的《说郛》一百卷，是一部笔记小说总集，选录范围很广，上起汉魏，下至宋元，经、史、子、集、野史、杂录，无不涉及，搜辑书籍达600余种，有些已失传的珍本，只靠《说郛》才得流传。不过它的缺点很严重：引书虽多，但每种书往往只摘引寥寥数节，甚至三言五语，断章截句，随处可见。原书已经散佚，只有残缺钞本。现在通行的一百二十卷本，是清初陶珽增订的，其中错误较多。1927年，张宗祥根据明钞残本加以校订，仍分为一百卷，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比一百二十卷本稍优〔7〕。因此，李远《青唐录》难免于成为残本的厄运。对于这样一个本子，因掌握的版本有限，很难恢复其原貌，加之李远是个武臣，所修《青唐录》的文字难免粗糙，因此给整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李远《青唐录》全文及文尾小记从《说郛》中辑录出来，加上标点。对于明显的错讹字，在注释中校正，不在辑录中校正，以便保持原貌。对有些人名、地名根据手头资料加以注释，当然有不尽之处。

现存汪藻《青唐录》散见于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

编》（卷一八八至五二〇）；南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九至一四〇）或清秦绶业《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一至二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起建隆，迄靖康，凡168年的历史。凡实录、国史、会要、野史、家乘、墓志铭、行状等有关资料，无不广收博采。其中分注考异，详引他书，保存了大量史料，既可考定《宋史》、《辽史》及现存文集、笔记传写之误，又可从中辑存佚文、佚书。原书世鲜传本，今本系清乾隆时《四库全书》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缺佚英宗治平四年四月至神宗熙宁三年三月、哲宗元祐八年至绍圣四年三月、元符三年二月至十二月，以及徽宗、钦宗两朝史文。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亦名《皇宋通鉴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北宋一代制度沿革，政令举废，灿然具备。今所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已阙徽、钦两朝诸卷，借此得以考见崖略，尤为可贵。清人秦绶业等辑注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六十卷，系秦氏取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加以拾补，其中或已为杨氏删节者，则考证他书有关资料排比分注，而成是书。现只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秦绶业《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辑出汪藻《青唐录》，其中引自《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大多条目是记载元符年间王瞻对青唐的战争，而引自《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的全部条文，都是记载崇宁年间王厚对青唐的战争，包括收复青唐、邈川、廓州、积石等地。

汪藻《青唐录》中从宋仁宗嘉祐三年九月到宋徽宗元符三年春正月部分，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辑录出来。辑录时依其体例，根据《长编》所提到的汪藻《青唐录》文字线索，把凡涉及当时与青唐地区有关的史料，整条全

录，不避重复，因汪藻《青唐录》文字或出现于正文，或出现于附注（凡李焘附注，加原注字样），或出现于考证等，若专辑《青唐录》，或失却《青唐录》记事之背景，或遗弃有关对《青唐录》进行的订误或增补，反而有损于《青唐录》的完整。因此，现辑汪藻《青唐录》中，一并收集了另外一些宋人笔记中的部分史料，如高永年《元符陇右录》、曾布《曾布日记》、赵挺之《崇宁边略》、张舜民《游师雄墓志》等，对《青唐录》的完整增色不少。当然，《长编》中还有很多有关青唐的史料，只是与《青唐录》无直接关系，故不再一一辑录。汪藻《青唐录》从宋徽宗崇宁二年六月到宋徽宗大观二年五月部分，是直接采录了学者孙菊园从《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辑出来的条文，对其中明显的讹错，参考有关文献，作了订正，或在注释中说明。

对汪藻《青唐录》辑稿的注释，依据《宋史》和《续资治通鉴》（宋纪），采用了史料补充的办法。《宋史》及《续资治通鉴》（宋纪）史料来源于宋代实录及笔记、野史等，为此汪藻《青唐录》辑稿中的有关人名、条文的注释，见以上二书的，多把与青唐有关的史料照录于后，仅作补充。正因为这样，汪藻《青唐录》辑录整理本实际上已成了北宋时期有关青唐历史的史料汇编，这对于研究青唐历史，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青唐录》的标点，除注意古代官方文书的格式外，参照其他版本，或参考有关科研成就，力求准确。

整理时，对文内明显字词的讹误、通假等，用方括号加以校正，把正确的、通用的字词放在方括号里。有的舛误，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出现在文献中的附注和因行文的需要而增补的

字句，一律放在圆括号里。

为了方便读者，书末吸收了目前有关对青唐历史的研究成果，附录有《唃廝囉家族世袭表》和《宋清版本中名称对照表》，有些人名、地名可参考附录。

青海省民委民族古籍办公室约我承担《青唐录》的辑录、标点、注释等整理工作。在整理过程中，青海省图书馆历史资料部在资料上提供了方便，青海省民委副主任郭璟和孙滔同志指导并详细审阅了整理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给予了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因限于文献资料不足等原因，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有不尽完美之处，请识者指正，容俟他日补充和修正。

马 忠

1987年4月

注释：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六“元符二年闰九月壬辰条”。

〔2〕《宋史》卷四四五，《汪藻传》。

〔3〕李远《青唐录》。

〔4〕参阅汤开建先生《李远、汪藻及〈青唐录〉》一文，见《敦煌学季刊》第3辑。

〔5〕如收集并参阅了孙菊园先生的《青唐录辑稿》（见《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顾吉辰先生的《邈川首领董毡编年事辑》（见《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收集并参阅的学术论文达十多篇。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二“元符二年秋七月戊申条”。

〔7〕见《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第23页。

青 唐 录

〔宋〕李 远 撰

马 忠 辑注

青唐〔1〕、邈川〔2〕，其地在黄河之曲，直西成都数千里，北占河湟间二千余里。河湟间有鄯〔3〕、洮〔4〕河〔5〕、渭〔6〕、岷〔7〕、叠〔8〕、岩〔9〕、寻〔10〕州，唐属陇右节度〔11〕，而鄯〔12〕其治所也。盖禹自积石导河，河行数曲，而湟水〔13〕、洮水〔14〕入焉。河、渭、兰〔15〕、会〔16〕、叠、岩在大河之南；洮、岷〔17〕又在洮水之南；湟〔18〕、鄯、廓〔19〕、积石军〔20〕在大河之北，湟水之南。河州渡河至炳灵寺〔21〕，即唐灵富寺也。贞元十九年〔22〕，凉州〔23〕观察使〔24〕薄承祧〔25〕所建。寺有大阁，附山七重，中有像，刻山为之，百余尺。环寺皆山，山悉奇秀，有泉自石壁中出，多台榭故基及唐人碑碣。三十里至墨城〔26〕，城因山削成，屈曲相重。自墨城西，下坡十余里始得平川，皆沃壤，中有流水，羌〔27〕多相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碛〔28〕。由平壤中有〔29〕行三十里至湟州，城周七里，东倚高山，北临宗河桥〔30〕，西入省章峡〔31〕，上峻岭二十余里至湟，复由小径下十余里，道出峭壁间，萦行曲折，不容并驰。其道断处，凿石为栈，下临湟水，深数百尺，过者寒心。崖壁间多唐人镌字，中途过平地，绝〔32〕广数亩，羌因之卓帐建寺焉。四十里出峡，屈曲下至大川，城川也，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